曹 健,陈 喆,吴 箐,等.基施钢渣及生物炭结合水分管理阻控水稻镉砷吸收研究[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18, 37(7): 1475-1483. CAO Jian, CHEN Zhe, WU Qing, et al. Mitigation of cadmium and arsenic in rice plant by soil application of steel slag and/or biochar with water management [J]. Journal of Agro-Environment Science, 2018, 37(7): 1475-1483.

基施钢渣及生物炭结合水分管理阻控水稻镉砷吸收研究

曹 健^{1,2,3,4},陈 喆²,吴 箐^{1*},吴灼浩²,董汉英^{2,3},姚爱军^{1,4},仇荣亮^{2,3,4}, 王诗忠^{2,3,4},何尔凯^{2,3,4},汤叶涛^{2,3,4}

(1.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275;2.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广州 510275;3.广东省环境污染控制与修复 技术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275;4.中山大学-致胜土壤环境修复研究中心,广东 东莞 523000)

摘 要:采用土柱实验和田间实验,研究了不同水分管理、基施钢渣及生物炭对稻田-水稻系统中镉砷污染同时阻控的效果。土柱 实验结果表明,持续性淹水(CF)降低了Cd的生物有效性,但显著提高了As在土壤中的溶出,钢渣显著提高了土壤pH,降低了土壤 Eh,并同时降低了Fe和Cd的溶解,增加了土壤溶液中Mn和As的含量。田间实验结果表明,糙米中Cd和As的含量呈显著负相关 (*R*=-0.838,*P*<0.05)。好氧环境下,基施钢渣及生物炭(A+SS、A+SS+BC)无法抑制Cd在稻米中的积累,而持续性淹水环境下基施钢 渣和生物炭(CF+SS+BC)对水稻Cd和As具有同时阻控的效果,这或可成为水稻镉砷同时阻控的配套技术。

关键词:钢渣;镉;砷;水稻;水分管理;阻控

中图分类号:X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2043(2018)07-1475-09 doi:10.11654/jaes.2018-0719

Mitigation of cadmium and arsenic in rice plant by soil application of steel slag and/or biochar with water management

CAO Jian^{1,2,3,4}, CHEN Zhe², WU Qing^{1*}, WU Zhuo-hao², DONG Han-ying^{2,3}, YAO Ai-jun^{1,4}, QIU Rong-liang^{2,3,4}, WANG Shi-zhong^{2,3,4}, HE Er-kai^{2,3,4}, TANG Ye-tao^{2,3,4}

(1.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3.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and Remediation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4.The Joint Soil Remediation Research Center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Topcent Enviro Group LTD, Dongguan 523000, China)

Abstract: Simultaneous mitigation of cadmium(Cd) and arsenic(As) in rice grain has been a great challenge, in contaminated paddy soilrice system. Here, a soil column experiment and a field experiment were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optimal mitigation strategies on Cd and As contaminated paddy soil by soil application of steel slag and/or biochar with water managements. Soil column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continuous flooding(CF) decreased Cd but increased As concentrations in soil solutions. Soil application of steel slag(S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soil pH but decreased soil Eh. Meanwhile, SS treatment reduced the Fe/Cd concentrations but increased Mn/As concentrations in soil solutions. The field trial data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R=-0.838, P<0.05) between brown rice Cd and brown rice A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erobic condition could not reduce Cd accumulation in rice grain. However, soil application of steel slag and biochar with continuous flooding condition (CF+SS+BC) had the best mitigation effect on both Cd and As concentratrations of steel slag and biochar with continuous flooding condition (CF+SS+BC) had the best mitigation effect on both Cd and As concentra-

*通信作者:吴 箐 E-mail:wuqing@mail.sysu.edu.cn

收稿日期:2018-06-01 录用日期:2018-06-19

作者简介:曹 健(1991一),男,江西赣州人,硕士研究生,从事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研究。E-mail:cjian43@foxmail.com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SQ2018YFD0800);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015BAD05B05);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201607010065);高等学校 学科创新引智计划(B18060)

Project supported: The National Key R&D Program of China(SQ2018YFD0800); The National Key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2015BAD05B05);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am of Guangzhou(201607010065); The 111 Project (B18060)

tions (rice Cd reduced by 80% and rice As kept unchanged) in rice grain simultaneously. Hence it could be one of the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mitigate Cd and As accumulation in rice plant.

Keywords: steel slag; cadmium; arsenic; rice; water management; mitigation

水稻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由于矿山开采和 金属冶炼活动产生的酸性矿山废水排放到矿区及周 边农田,使大片农田土壤受到了严重污染,食用受污 染的稻米已成为人体摄入多种重金属的重要途 径^[1-3]。2014年公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 示,我国耕地污染点位超标率达19.4%,其中,镉(Cd) 和砷(As)是主要的2种无机污染物。因此,我国稻田 Cd和As的安全利用已关系到国计民生,对稻米Cd和 As的有效阻控技术的研发已上升为战略需求。

单独降低稻米 Cd 或稻米 As 的研究已有大量报 道^[3-5],但如何同时阻控稻米中 Cd 和 As 的污染却鲜有 研究。事实上,在干湿交替的稻田土壤环境中由于 Cd 和 As 的化学行为与生物有效性的变化相反,使得稻 米 Cd 和 As 同时阻控成为一个科学难题^[6]。土壤在好 氧条件下,Cd 容易溶解到土壤溶液中,As 易以 As(V) 吸附固定于铁锰氧化物/氢氧化物当中;而在淹水条件 下,土壤易形成厌氧环境,Cd 易形成 CdS 沉淀导致其 有效性显著降低,As 因铁锰氧化物溶解而释放到土壤 溶液中并被还原成易被水稻吸收 As(II)^[1,7]。大量研 究表明,水稻抽穗期前后六周持续性淹水能有效抑制 稻米中 Cd 的积累,而好氧灌溉方式可降低稻米中 As 的含量,但它们都难以达到同时抑制稻米中 Cd 和 As 含量的目的^[6.8]。

以 CaO、Fe₂O₃、SiO₂为主要成分的炼钢副产物钢 渣能够降低土壤中 Cd 和 As 的生物有效性^[9-11],但采 用钢渣同时阻控水稻 Cd 和 As 积累的系统研究鲜有 见闻。此外,一方面,我们的科学假设认为施加过量 的富钙、高铁、丰硅材质的钢渣可能会造成土壤板结 等不良影响,但将适量钢渣与生物炭混合施加到土壤 中则很可能会改善作物生长的土壤环境^[12];另一方面,生物炭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和高的阳离子交换量,对多种金属离子都具有较好的吸附作用^[13],应该也会对阻控水稻富集 Cd和As有益处。

因此,本研究通过室内土柱实验和野外田间实验,考虑田间水分管理方式和钢渣及生物炭施加处理方式,系统研究水分管理和钢渣生物炭对水稻Cd和As的调控效果并探讨相关阻控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土壤与改良剂

本研究包括2个实验:室内土柱实验和田间小区 实验。室内土柱实验供试土壤采自广东中部某县铅 锌矿区周边污染稻田,采集足量0~15 cm 表层土壤, 装袋运回实验室,经土块破碎、拣出碎石残根、自然阴 干后,用研钵研磨过10目筛备用。同时选取该地原 位污染稻田用于田间小区试验。

所用钢渣材料从市场购买,生物炭购自浙江泽可 生物有限公司,经农业部肥料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检验,符合《NY 525—2002有机肥料》和《GB 18877— 2002有机-无机复混肥料》标准。供试土壤、钢渣和 生物炭基本理化性质见表1。

1.2 室内土柱实验

1.2.1 土柱装置

本实验采用自制 PVC 土柱装置(图1),土柱内管 直径为 11 cm,高度为 25 cm,底部密封不透水,逐渐 往柱内填土至 20 cm,使土壤容重为 0.974 g·cm⁻³,淹 水平衡两周后,将泥土倒出与改良剂混匀再填入柱 内,并在土层高度为 15 cm 处水平放置土壤溶液采样

表1	供试土壤	、钢渣和生物炭基本理化性质

Table 1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tested soil and amendments(steel slag and biochar)

项目	рН —		山志云和(2-1			
坝日		Cd	As	Fe	Mn	— 比衣山朳/m・g
佛冈土(FGT)	5.07	1.80	21.35	20 164.54	243.09	—
钢渣(SS)	12.35	0.12	ND	68 345.30	15 052.42	7.99
生物炭(BC)	7.26	0.73	15.70	10 240.09	532.40	17.44
GB 15618—1995	<6.5	0.30	30.00	—	—	—

注:"ND"表示未检测出。

2018年7月

曹



图 1 自制土柱装置 Figure 1 The soil column device

器(RHIZON FLEX, 19.21.26F型取样器, 取样头长5 cm, 尼龙加固丝, PVC/PE延长管长30 cm, 阴性接头, 可连接注射器)取样头, 延长管贴着管壁伸到外面。1.2.2 实验设计

实验共设计6种处理(表2),每种处理3个重复, 分别是IF、CF、IF+SS、CF+SS、IF+SS+BC、CF+SS+BC (IF: intermittent flooding,间歇性淹水;CF: continuous flooding,持续性淹水;SS: steel slag,钢渣;BC: biochar, 生物炭)。用去离子水对土壤进行淹水管理(共40 d),CF处理始终保持淹水高度在3~5 cm之间,IF处理 每次加水至3 cm,待其自然落干后继续加水至3 cm, 如此往复;钢渣和生物炭的施加量分别为6 mg·kg⁻¹ 和1.5 mg·kg⁻¹(钢渣的施用量参考前期研究结果^[14]; 生物炭施用量参考所购生物炭用量说明书)。

表2	淹水方	式与改	良剂施	加设计
----	-----	-----	-----	-----

Table 2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for water management and soil amendments

	Soft unionalitotico
处理	处理方式
IF	间歇性淹水
CF	持续性淹水
IF+SS	间歇性淹水,基施0.6%的钢渣
CF+SS	持续性淹水,基施0.6%的钢渣
IF+SS+BC	间歇性淹水,基施0.6%的钢渣和0.15%的生物炭
CF+SS+BC	持续性淹水,基施0.6%的钢渣和0.15%的生物炭

1.2.3 采样与分析

供试土壤、钢渣和生物炭的pH用pH计测定(水 土比2.5:1);土壤样品、钢渣、生物炭经王水消解后, 其Cd和As总量采用ICP-MS测定;钢渣、生物炭比表 面积采用BET法测定。土壤pH、Eh用便携式pH、Eh 计在土层5 cm深度处测试,土壤溶液中As、Fe、Mn用 ICP-OES测定,Cd用AAS测定,Fe²⁺用邻菲罗啉分光 光度法测定,SO²用铬酸钡分光光度法测定。土壤 pH、Eh的测试及土壤溶液的采集在实验的前两周每 2 d一次,第3~7周则每4 d采集一次。

1.3 野外田间实验

1.3.1 供试品种

田间实验供试水稻品种为籼型三系杂交水稻天 优998,种子播种一个月后于2015年4月11日移苗到 田间小区中,水稻成熟后2015年7月15日收获,早稻 全生育期共计125 d。

1.3.2 实验设计

实验共设计了7种处理,每种处理3个重复,分别 是:IF、CF、A、CF+SS、A+SS、CF+SS+BC、A+SS+BC(A: aerobic,好氧灌溉)。IF、CF和A3种不同水分管理方 式^[6-7]仅在水稻孕穗初期至成熟前期实施,水稻其他 生长时期按照当地灌溉方式管理(幼苗期、分蘖期进 行淹水管理,分蘖盛期至孕穗初期晒田,成熟末期晒 田)。IF和CF处理方式与土柱实验相同,A即适度对 土壤进行灌溉,保持土壤75%的湿润条件;SS和BC 的施加量与土柱实验一致(按上层表土0~15 cm质量 计算)。

1.3.3 采样与分析

田间实验土壤pH由pH计测定(水土比2.5:1), Eh用便携式Eh计在土壤5 cm深度处测定;水稻成熟 期采集整株水稻,根/茎/叶/壳/糙米分离烘干后,用硝 酸高氯酸(5:1)消解,As含量采用ICP-OES和ICP-MS测定,Cd含量采用ICP-OES和AAS测定。

1.4 统计方法

数据统计分析由 Microsoft Excel 2013 以及 SPSS 20 软件完成,数据的绘图用 Origin 8.0 完成。采用 One-way ANOVA 法(*P*<0.05)进行方差分析, Duncan 法(*P*<0.05)进行显著性多重比较分析, Pearson 系数 (*P*<0.05)法进行相关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水分管理和钢渣/生物炭对土壤 pH、Eh 的影响

如图 2, 土柱实验中, IF和 CF处理土壤 pH 在淹水 后 10 d逐渐上升, 随后趋于稳定。土壤施加钢渣、钢 渣生物炭改良剂, 显著提高了土壤 pH 值。土柱实验 施加钢渣、钢渣生物炭的处理(IF+SS、CF+SS、IF+SS+ BC、CF+SS+BC)均使土壤 pH 值显著高于未施加改良 剂的处理(IF、CF), 10 d后 pH 基本稳定在 7.5 左右, 在 第 40 d时 IF+SS、IF+SS+BC 较 IF 处理的 pH 分别提高 了 27.2%、24.3%, CF+SS、CF+SS+BC 较 CF 处理的 pH 1478



图2 水分管理和钢渣/生物炭对土壤 pH/Eh 的影响

Figure 2 The effect of water management and steel slag/biochar to soil pH Eh

分别提高了18.4%、14.0%。

土壤 Eh 变化受到水分管理和钢渣生物炭的显著 影响。IF 中受土柱内水分含量变化的影响,土壤 Eh 在 IF 处理下随时间延长呈间歇性变化(图 2)。当柱 内淹水高度为 3 cm 时,土壤 Eh 可降到-208 mV,而柱 内水分降至最低水平时土壤 Eh 可升至 26.1 mV;与 IF 处理相比,CF 处理土壤 Eh 相对稳定,始终保持在-262~-168.6 mV 范围内。土壤混入钢渣、钢渣生物炭 的处理(IF+SS、CF+SS、IF+SS+BC、CF+SS+BC),土壤 Eh 在土柱实验全过程中基本小于-300 mV。

在田间实验中,水稻在关键生育期采用间歇性淹水、持续性淹水和好氧灌溉3种水分管理方式。A处理土壤Eh为123.4 mV,CF处理土壤Eh降至-205.5 mV(图3)。而在好氧灌溉和持续性淹水管理方式下,施加钢渣、钢渣生物炭可导致土壤Eh依次降低。





图3 水分管理和钢渣、生物炭对水稻抽穗期土壤 Eh 的影响

Figure 3 The effect of water management and steel slag/biochar on soil Eh in rice heading stage

2.2 水分管理和钢渣/生物炭对土壤溶液中 Cd、As 等 含量的影响

土壤环境中 Cd 和 As 的生物有效性受水分条件 变化的影响极大。事实上,土壤淹水改变土壤氧化还 原电位的过程,也是土壤环境氧化还原体系发生改变 的过程,当土壤淹水、氧气消耗完后,微生物分解有机 质过程依次以 NO₃、Mn(IV)、Fe(III)、SO²4、CO₂作为最 终电子受体,并随之产生 N₂、Mn(II)、Fe(II)、H₂S、 CH₄释放到土壤溶液中,这些变化会导致 Cd 和 As 在 土壤溶液中的含量增加或减少。土柱试验中土壤溶 液 Fe/Mn/Fe²⁺/SO²4/Cd/As 含量受水分管理和钢渣/生 物炭的影响如图4。

未施加改良剂处理的土壤溶液中Cd含量受土柱 内水分含量变化的影响非常大,CF处理土壤溶液中 Cd含量在实验开始后9d由2.4 µg·L⁻¹下降到0.7 µg· L⁻¹,随后30d稳定在0.6~0.9 µg·L⁻¹之间,而IF处理 在淹水时期土壤溶液Cd含量降低,但在第20d左右 受土柱水分下降到土壤表层的影响,土壤溶液中Cd 含量显著上升,达到5.4 µg·L⁻¹。施加钢渣、钢渣生物 炭后,土壤溶液中Cd的含量显著降低,且受水分含量 变化的影响较小。IF+SS、CF+SS、IF+SS+BC、CF+SS+ BC处理土壤溶液中Cd含量都在土柱实验开始后5d 迅速降低,达到0.5 µg·L⁻¹左右,随后趋于稳定。

土壤溶液 As含量受到水分条件的显著影响,在 CF处理0~40 d过程中,As在土壤溶液中的含量由42 μg·L⁻¹持续增加到91 μg·L⁻¹;而IF处理的同期过程, 土壤溶液中As含量在前段淹水过程持续增加,而在 第20 d左右因土柱水层降低到土壤表层以下使土壤 Eh显著升高,缓解了土壤溶液中As含量的持续增长。 土壤基施钢渣、钢渣生物炭的处理IF+SS、CF+SS、





Figure 4 The effect of water management and steel slag/biochar on Cd/As /Fe/Mn/Fe²⁺/SO²⁻₄ concentration in soil solution

IF+SS+BC、CF+SS+BC), 土壤溶液中As的含量明显增加, 并且随着时间的增加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

土壤溶液中Fe含量在IF处理的前20d稳定在 20.0~22.9 mg·L⁻¹之间,当在22d土壤达到好氧条件 时,土壤溶液中Fe含量显著下降,并于第26d达到最 低值10.3 mg·L⁻¹;在CF处理中,土壤溶液中Fe含量 先在5d内增加,达到最高值26.7 mg·L⁻¹,随后缓慢降 低,最后稳定在14.7~17.8 mg·L⁻¹之间。土壤基施钢渣 及生物炭处理(IF+SS、CF+SS、IF+SS+BC、CF+SS+BC) 土壤溶液中Fe含量由最初的5.5~10.0 mg·L⁻¹在10 d 内迅速下降到1.0 mg·L⁻¹左右,之后基本保持稳定。

土壤溶液中Mn的含量在IF和CF处理下基本趋

于一致,始终在0.30 mg·L⁻¹以下。但IF处理在第22 d 土壤达到好氧条件时,土壤溶液中Mn的含量出现了 下降,并于第26 d达到最低值0.079 mg·L⁻¹。土壤基 施钢渣及生物炭处理(IF+SS、CF+SS、IF+SS+BC、CF+ SS+BC)土壤溶液中Mn的含量显著上升。

土壤溶液中SO²含量随着淹水的进行逐渐下降, 基施钢渣及生物炭处理显著提高了土壤溶液中初始 SO²i浓度,但在10d之后与未施加改良剂处理(IF、 CF)趋于平行。

2.3 水分管理和钢渣/生物炭对稻谷产量和水稻体内 Cd、As积累的影响

早稻种植天优998品种,与当地种植方式IF相比

较,CF、A、CF+SS、A+SS、CF+SS+BC和A+SS+BC处理 的产量分别增加或减少了4.6%、-10.1%、13.5%、 27.5%、31%、35.8%(图5)。由此可见,不管是何种水 分管理,施加钢渣或钢渣生物炭都能够有效增加水稻 的产量,其中尤以钢渣加生物炭增长显著。

Cd在水稻各器官的浓度大小表现为根>茎>叶>





```
糙米,As在水稻各器官的浓度大小表现为根>叶>茎>
糙米(表3)。在IF、CF、A、CF+SS、A+SS、CF+SS+BC和
A+SS+BC7种处理中,根、茎、叶、糙米中Cd和As含量
的相关性如表4,糙米Cd与根Cd、叶Cd显著正相关
(P<0.05),与茎Cd呈极显著正相关(r=0.965,P<
0.01),此外,糙米Cd还与根As、茎As、糙米As显著负
相关(P<0.05);糙米As与根As极显著正相关(r=
0.920,P<0.01),与茎As显著正相关(r=0.851,P<
0.05),此外糙米As还与茎Cd、叶Cd呈极显著负相关
关系(P<0.01)。
```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第37卷第7期

水稻成熟后,糙米中Cd和As在不同水分管理和 土壤改良方式下的积累量也有显著不同(图6)。与 IF处理下种植的水稻相比,水稻关键生育期(孕穗初 期至成熟前期)CF处理糙米中的Cd浓度降低了 65.6%,As浓度增加了25%,A处理下种植的水稻糙米 Cd浓度增加了263.3%,As浓度减少了50%。

水稻关键生育期持续性淹水管理条件下,基施钢渣(CF+SS)种植的水稻糙米Cd含量下降45.2%,As没有明显变化,基施钢渣、生物炭种植(CF+SS+BC)的

表3 水稻成熟期各器官Cd和As的浓度(mg·kg⁻¹)

Table 3	Cd, As	concentration	in	different	organs o	of the	mature rice	(mg•]	kg ⁻¹	')
	/				0			· 0	0	

处理 ·	Cd				As			
	根	茎	п †-	糙米	根	茎	п †-	糙米
IF	$8.88{\pm}0.67{\rm cd}$	$0.43 \pm 0.06 \mathrm{b}$	$0.12 \pm 0.05 \mathrm{bc}$	$0.09{\pm}0.010\mathrm{d}$	$266.40 \pm 11.63 \mathrm{b}$	$4.50{\pm}0.90{\rm b}$	20.20±4.17a	$0.50{\pm}0.023{\rm b}$
\mathbf{CF}	$7.93{\pm}0.24\mathrm{d}$	$0.20{\pm}0.05{\rm c}$	$0.05 \pm 0.02 c$	$0.03 \pm 0.005 e$	$268.70{\pm}26.43{\rm ab}$	12.84±1.46a	14.31±2.14ab	0.62±0.026a
А	$12.50{\pm}0.26{\rm b}$	0.95±0.06a	0.33±0.06a	$0.33 \pm 0.021 \mathrm{b}$	$174.76{\pm}9.42{\rm c}$	$2.29{\pm}0.58\mathrm{d}$	14.11±3.16ab	$0.25{\pm}0.033\mathrm{d}$
CF+SS	$9.30{\pm}0.22c$	$0.15{\pm}0.03{\rm c}$	$0.02 \pm 0.01 \mathrm{c}$	$0.02 \pm 0.003 e$	301.22±13.10a	11.59±0.96a	18.57±5.60a	0.62±0.049a
A+SS	16.69±1.11a	0.89±0.05a	$0.17 \pm 0.05 \mathrm{b}$	0.40±0.015a	183.69±24.28c	$3.16 \pm 0.20 c$	17.72±2.83a	$0.37{\pm}0.018{\rm c}$
CF+SS+BC	$8.05{\pm}0.76\mathrm{d}$	$0.23{\pm}0.04{\rm c}$	$0.02 \pm 0.01 \mathrm{c}$	$0.02 \pm 0.004 e$	274.60±29.12ab	13.34±1.90a	16.65±1.58a	$0.50 \pm 0.022 \mathrm{b}$
A+SS+BC	9.11±0.36c	0.87±0.12a	$0.20\pm0.03\mathrm{b}$	$0.26{\pm}0.028{\rm c}$	$103.30{\pm}16.84d$	$2.17{\pm}0.70\mathrm{d}$	$11.71\pm2.25b$	$0.25{\pm}0.012\mathrm{d}$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

表4 水稻成熟期各器官Cd和As含量相关性

Table 4 The correlation of Cd, As concentration in different organs of the mature rice

	糙米Cd	糙米As	根 Cd	根 As	茎Cd	茎As	叶Cd	叶 As
糙米Cd	1	-0.838*	0.855*	-0.816*	0.965**	-0.858*	0.838*	-0.305
糙米As		1	-0.479	0.920**	-0.942**	0.851*	-0.889**	0.536
根 Cd			1	-0.423	0.699	-0.588	0.542	0.104
根 As				1	-0.903**	0.804*	-0.777*	0.688
茎Cd					1	-0.922**	0.917**	-0.420
茎As						1	-0.871*	0.200
叶Cd							1	-0.434
叶 As								1

注:"*"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01 水平(双侧)上极显著相关,n=7。



图6 水分管理和钢渣/生物炭对糙米Cd和As的阻隔效果

Figure 6 Mitigation of water management and steel slag/biochar on brown rice Cd, As

水稻糙米 Cd含量降低了 41.9%, As下降了 20%; 在好 氧灌溉方式下, 基施钢渣(A+SS)种植的水稻糙米 Cd 含量增加了 22%, As增加了 50%, 基施钢渣、生物炭 (A+SS+BC)种植的水稻糙米 Cd含量下降了 20.1%, As含量无明显变化。

3 讨论

3.1 水分管理和钢渣/生物炭对Cd、As生物有效性的 影响机制

水分管理和钢渣/生物炭施加会影响铁在土壤中 的形态变化,而铁在土壤环境中的溶解沉淀和形态变 化,又会显著影响 As 和 Cd 的生物有效性和迁移毒 性^[15-16],因此关注土壤环境中铁的形态变化尤为重 要。当稻田土壤处于淹水还原状态时,三价铁氧化物 会经历一个还原溶解的过程,同时土壤溶液中二价铁 的浓度将会增加,当土壤 Eh进一步降低时,亚铁离子 可能会以 FeCO₃、Fe₃(PO₄)₂·8H₂O等沉淀存在,或以铁 硫化合物,如 FeS 和 FeS₂等沉淀存在;当有氧气存在 时,这些亚铁矿物又会被氧化为三价铁及其氧化 物^[17]。

Fe在土壤溶液中主要存在两种形态:Fe²⁺和Fe³⁺。 土柱实验中(图4、表5),土壤溶液中Fe²⁺含量在持续 性淹水灌溉条件下比在间歇性淹水条件下高,且IF 处理下,Fe²⁺占总Fe含量的比例基本低于50%,IF处 理下铁主要以Fe³⁺为主;而CF处理中,Fe²⁺占总Fe含 量的比例大部分超过50%或接近50%,溶液中以Fe²⁺ 为主。当土壤加入钢渣、钢渣生物炭后,4种处理(IF+ SS、CF+SS、IF+SS+BC和CF+SS+BC)下土壤溶液中的 Fe²⁺含量都在7d左右降低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由于总Fe的含量在这个过程也急剧下降,因此在9~



Table 5 The effect of water management and steel slag/biochar on the ratio of ${\rm Fe}^{2*}\!/{\rm total}$ Fe in soil solution

时间/		土	壤溶液中]	Fe ²⁺ 占总Fe	百分比/%	
d	IF	CF	IF+SS	CF+SS	IF+SS+BC	CF+SS+BC
1	20.5	21.4	44.0	45.4	71.4	40.3
2	65.8	68.8	60.1	60.7	100	74.0
3	48.6	51.4	31.0	37.8	58.6	31.1
5	38.1	56.4	45.5	23.3	61.9	42.9
7	21.3	49.0	59.0	48.8	57.9	59.3
9	21.6	51.3	100	100	100	100
11	24.0	52.9	100	100	100	100
13	48.4	62.8	100	100	100	100
15	39.9	74.1	100	100	100	100
19	22.4	45.3	100	100	100	100
22	23.2	49.2	100	100	100	100
26	38.4	30.6	100	100	100	100
30	25.2	31.0	100	100	100	100
35	36.5	48.3	100	100	100	100
40	33.8	38.3	100	100	100	100

40 d时间段,土壤溶液中Fe²⁺趋近于总Fe含量。

钢渣中所含的Fe主要以Fe₂O₃存在^[9],当土壤混 入含有大量Fe元素的钢渣后,土壤pH上升到7.0~8.0 范围,Eh下降到-300 mV以下,IF+SS、CF+SS、IF+SS+ BC和CF+SS+BC 4种处理土壤溶液中的总Fe和Fe²⁺都 显著下降,由此可见钢渣中的Fe在碱性厌氧条件下难 溶于水,并且溶液中的Fe有可能被钢渣吸附沉淀^[9,18], 或因强还原条件而形成FeS、FeCO₃等沉淀物。

土柱实验中, CF处理的 Eh 始终保持在-168.6~ -262 mV 范围, 而 pH 则由 5.74 升高到 6.37, 在这种条 件下, 土壤溶液中 Cd 含量有效降低, As 的含量持续增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第37卷第7期

加,此外土壤溶液中SO²在CF处理条件下显著降低, 可能是因为在持续厌氧环境下Cd与H₂S反应生成难 溶性CdS沉淀物^[19-21],而As可能是由于在厌氧环境 下,铁氧化物溶解,使得吸附在铁氧化物上的As(V) 溶解到土壤溶液中,并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被还原成活 性更强的As(Ⅲ)^[22]。

与持续性淹水不同,IF处理柱内水分含量会因为 蒸发而逐渐下降。当IF处理水分含量下降到一个极 小值时(22 d左右),Eh上升到26.1 mV,土壤溶液中 Fe和Mn含量下降,As的溶解得到缓解,而Cd显著性 上升。在这个过程,土壤溶液中Fe、Mn被氧化形成铁 锰氧化物沉淀,部分溶解于土壤溶液中的As(V)吸 附在这些沉淀物上^[23],而CdS则被氧化变成CdSO₄溶 解到土壤溶液中。

钢渣已被证明在水溶液中对Cd和As都具有极 强的吸附能力^[18,24],钢渣中所含的Ca可大量溶解于 溶液中,在碱性条件下形成无定形的CaCO₂,As可与 这种 CaCO₃ 共沉淀或吸附在钢渣中的铁氧化物 中[11,25];而对Cd的沉淀作用,主要是由于溶液pH提 高到大于8情况下,Cd²⁺与OH⁻形成Cd(OH),沉淀^[18]。 土柱实验研究在土壤持续性淹水和间歇性淹水条件 下施加钢渣、钢渣生物炭后都显著改变了土壤的pH 和 Eh, IF+SS、CF+SS、IF+SS+BC、CF+SS+BC 这4种处 理在整个实验期间 pH 在 7.00~8.00 之间, Eh 在-300 mV以下,Cd在土壤溶液中含量极低,而As在溶液中 的含量较高。当pH小于8.00时,Cd在溶液中一般以 Cd²⁺和Cd(OH)+存在^[18],故可知施加钢渣的4种处理 溶液中Cd含量极低并非是与OH-结合生成Cd(OH)。 沉淀,而更有可能是由于强还原条件下生成了稳定的 CdS沉淀物,另外有研究发现碱性条件下水稻土长期 淹水,Cd主要与碳酸盐形成沉淀物质[26],因此Cd也可 能是以CdCO₃的形态发生沉淀的。土壤施加钢渣处 理没有降低As的溶解,反而增加了其在土壤溶液中 的含量,可能是在强厌氧条件下,As(V)被还原成具 有强活性As(Ⅲ)的作用。

3.2 水分管理和钢渣/生物炭对水稻吸收Cd、As的影响

田间水分管理会改变 Cd和As在土壤环境中的 形态并影响其生物有效性,继而影响水稻对它们吸收 量的大小。田间实验在水稻孕穗初期至水稻成熟前 期运用了间歇性淹水、持续性淹水和好氧灌溉3种水 分管理方式,与IF处理下种植的水稻相比,CF处理糙 米中的 Cd浓度降低了 65.6%,As浓度增加了 25%,A 处理种植的水稻糙米 Cd浓度增加了 263.3%,As浓度 减少了 50%,由此可见水稻孕穗初期至水稻成熟前期 (55~88 d)之间是水稻Cd和As吸收的关键时期。

田间实验研究发现,与CF处理相比,CF+SS处理 土壤pH由5.01提高到6.33,Eh变化不大,水稻糙米 Cd含量下降45.2%,As含量没有明显变化。显然,田 间实验结果稻米对As的积累与土柱实验As生物有 效性的变化不相一致,这主要是因为水稻是一种能够 在根系分泌氧气的植物,缓解了钢渣降低土壤Eh的 作用。CF+SS+BC处理与CF处理相比,糙米Cd含量 降低了41.9%,As含量下降了20%,Eh、pH的变化同 单独加钢渣相同,由此可见,生物炭的施加能够起到 降低稻米As含量的效果。

而水稻关键生育期在好氧灌溉方式下生产的稻 米,A、A+SS和A+SS+BC3种处理方式下都无法抑制 水稻吸收Cd,使得3种处理中稻米Cd含量都超过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GB 2762-2012)。与A处理相比, A+SS处理孕穗期土壤 pH 由 5.02 上升到 7.85, Eh 由 123.4 mV下降到-68.6 mV,水稻糙米Cd含量增加了 22%, As含量增加了50%。稻米Cd含量增加可能是 由于添加钢渣使土壤呈还原条件状态(-68.6 mV)导 致的,还原过程会使Cd从铁锰氧化物溶解出来,土壤 溶液中增加的Fe²⁺和Mn²⁺还会和Cd²⁺竞争吸附位点, 从而导致土壤溶液中的Cd2+增加[27];稻米As含量的 增加则是因为铁锰氧化物溶解,As失去附着物后溶 解出来,As(V)被还原成As(Ⅲ),使As在土壤溶液中 的含量增加,迁移活性变强^[1]。A+SS+BC与A处理相 比,糙米Cd含量下降了20.1%,As含量无明显变化。 土壤施加钢渣、生物炭后呈强还原环境(-130.4 mV), 土壤溶液中SO²-可能被还原成S²⁻并与Cd²⁺形成CdS 沉淀物,或由于CO3与Cd2+形成CdCO3沉淀物,导致 土壤溶液中Cd²⁺减少^[7,27],而生物炭的吸附作用和溶 解性Ca的共沉淀作用缓解了As在还原条件下的释 放[25]。

4 结论

(1)Cd和As在水稻体内各组织中的分布存在明 显负相关关系,难以同时阻控它们在稻米中的积累。

(2)基施钢渣/生物炭能够有效提高土壤pH并降低Eh,降低Cd在土壤溶液中的含量,但在好氧灌溉条件下仍无法抑制其向稻米中的迁移。

(3)持续性淹水条件和间歇性灌溉措施均会增加 As在土壤溶液中的含量,基施钢渣生物炭亦难以对 As进行吸附,反而会增强As在土壤环境中的活性。

2018年7月 曹健,等:基施钢渣及生物炭结合水分管理阻控水稻镉砷吸收研究

(4)持续性淹水条件下基施钢渣生物炭对水稻 Cd和As同时阻控的效果最好,这或可作为水稻Cd、 As同时阻控的有效手段之一。

参考文献:

- [1] Zhao F J, Mcgrath S P, Meharg A A. Arsenic as a food chain contaminant: Mechanisms of plant uptake and metabolism and mitigation strategies[J]. Annu Rev Plant Biol, 2010, 61:535-59.
- [2] Zhao F J, Ma Y, Zhu Y G, et al. Soil contamination in China: Current status and mitigation strategie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5, 49(2):750–759.
- [3] Newbigging A M, Paliwoda R E, Chris Le X. Rice: Reducing arsenic content by controlling water irrigation[J]. J Environ Sci (China), 2015, 30:129–131.
- [4] Sebastian A, Prasad M N V. Cadmium minimization in rice: A review[J]. Agronom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3, 34(1):155–173.
- [5] Mahar A, Wang P, Li R, et al. Immobilization of lead and cadmium in contaminated soil using amendments: A review[J]. *Pedosphere*, 2015, 25 (4):555–568.
- [6] Arao T, Kawasaki A, Baba K, et al. Effects of water management on cadmium and arsenic accumulation and dimethylarsinic acid concentrations in Japanese rice[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09, 43 (24):9361–9367.
- [7] Nakamura K, Katou H. Arsenic and cadmium solubilization and immobilization in paddy soils in response to alternate submergence and drainage[M]. Boca Raton: CRC Press, 2012.
- [8] Hu P J, Li Z, Yuan C, et al. Effect of water management on cadmium and arsenic accumulation by rice (*Oryza sativa* L.) with different metal accumulation capacities[J]. *Journal of Soils and Sediments*, 2013, 13 (5):916–924.
- [9] Navarro C, Díaz M, Villa-García M A. Physico-chem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steel slag. Study of its behavior under simulate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0, 44 (14): 5383-5388.
- [10] Qiu H, Gu H H, He E K, et al. Attenuation of metal bioavailability in acidic multi-metal contaminated soil treated with fly ash and steel slag [J]. Pedosphere, 2012, 22(4):544–553.
- [11] Oh C, Rhee S, Oh M, et al. Removal characteristics of As (III) and As (V) from acidic aqueous solution by steel making slag[J]. J Hazard Mater, 2012, 213–214:147–155.
- [12] Beesley L, Moreno-Jimenez E, Gomez-Eyles J L, et al. A review of biochars' potential role in the remediation, reveget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ontaminated soils[J]. *Environ Pollut*, 2011, 159 (12): 3269– 3282.
- [13] Zhang X K, Wang H L, He L Z, et al. Using biochar for remediation of soils contaminated with heavy metals and organic pollutant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13, 20(12):8472–8483.

- [14] Gu H H, Qiu H, Tian T, et al. Mitigation effects of silicon rich amendments on heavy metal accumulation in rice (*Oryza sativa* L.) planted on multi-metal contaminated acidic soil[J]. *Chemosphere*, 2011, 83 (9):1234-1240.
- [15] Neubauer S, Emerson D, Megonigal J. Microbial oxidation and reduction of iron in the root zone and influences on metal mobility[M]. Hoboken: John Wiley and Sons, 2008.
- [16] Tufano K J, Reyes C, Saltikov C W, et al. Reductive processes controlling arsenic retention: Revealing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iron and arsenic reduction[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08, 42 (22):8283–8289.
- [17] Borch T, Kretzschmar R, Kappler A, et al. Biogeochemical redox processes and their impact on contaminant dynamic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09, 44(1):15–23.
- [18] Duan J, Su B. Removal characteristics of Cd(II) from acidic aqueous solution by modified steel-making slag[J].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14, 246:160–167.
- [19] Bingham F, Page A, Mahler R, et al. Cadmium availability to rice in sludge-amended soil under "flood" and "nonflood" culture[J].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 1976, 40(5):715-719.
- [20] Chaney R, Ryan J A, Li Y, et al. Phyto-availability and bio-availability in risk assessment for cadmium in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s[J]. *Sources of Cadmium in the Environment*, 1996:49–78.
- [21] De Livera J, Mclaughlin M J, Hettiarachchi G M, et al. Cadmium solubility in paddy soils: Effects of soil oxidation, metal sulfides and competitive ions[J]. *Sci Total Environ*, 2011, 409(8): 1489–1497.
- [22] Purakayastha T J. Detoxification of heavy metals: Microbial remediation of arsenic contaminated soil[M]. 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2011.
- [23] Masscheleyn P H, Delaune R D, Patrick Jr W H. Effect of redox potential and pH on arsenic speciation and solubility in a contaminated soil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1991, 25(8):1414–1419.
- [24] Kanel S R, Choi H, Kim J-Y, et al. Removal of arsenic (Ⅲ) from groundwater using low-cost industrial by-products-blast furnace slag
 [J]. Water Quality Research Journal of Canada, 2006, 41 (2) : 130–139.
- [25] Camacho J, Wee H Y, Kramer T A, et al. Arsenic stabilization on water treatment residuals by calcium addition[J]. J Hazard Mater, 2009, 165(1/2/3):599–603.
- [26] Khaokaew S, Chaney R L, Landrot G, et al. Speciation and release kinetics of cadmium in an alkaline paddy soil under various flooding periods and draining conditions[J]. *Environ Sci Technol*, 2011, 45(10): 4249–4255.
- [27] Fulda B, Voegelin A, Kretzschmar R. Redox-controlled changes in cadmium solubility and solid-phase speciation in a paddy soil as affected by reducible sulfate and copper[J]. *Environ Sci Technol*, 2013, 47(22):12775-12783.